

人問譯叢

高杜
爾晦
基之
著譯



鹽場上

人問叢
行刊

人同書

鹽場上

(重排本)

著者 基之 解 齋
譯者 之 曉 社

人同書行刊

人 間 雜 著

鹽 場 上

(本 誌 附 刊)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杜 曉 之

• 有 限 公 司 •

刊 行 者

八 司 公 限

廣 州 永 漢 北 路 二 四 九 號

電 報 掛 號 二 七 五 五

出 版 所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再 版

定 價

三 〇 〇 〇

印 刷 者

天 才 印 刷 廠

廣 州 市 西 關 路 四 十 九 號

(冊 數) 203

(印 數) 3,000—8,000

(頁 數) 84

目次

鹽場上·····	(一)
約會·····	(二七)
音樂·····	(四〇)
一首歌是怎樣作成的·····	(五二)
後記·····	(六一)
再版附記·····	(六五)

鹽場上

「兄弟呀，你試到鹽場去吧！那裏總可以找到一點工作的。因為那樣的鬼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夠幹得那麼長久的。一般人在那裏到了熬不住的時候……就只有收拾着東西走了。你就試試一天吧。我想他們總可以給你一車七個戈比克的工資。一天的工作，你是可以應付得來的。」

那個漁夫這樣地勸告我，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望着蔚藍的海，憂鬱地從他的鬍子裏哼出一些小調來。我和他一同坐在茅屋的牆壁所遮蔽的陰影裏；他正在補着一些帆布褲子，時時打着呵欠，並且慢慢地講了一些精警的說話，這些話的意思是：一般人在未有正式工作之前，無論怎樣小的或怎樣困難的工作，都應該試一試。

「如果你支持不住，就不妨回來這裏休息……你可以把一切情形告訴我……地方是不遠的——離這裏只有五俄里左右……你爲什麼不去試一試呢？」

我感謝他的勸告，和他告別，立刻就動身到鹽場去。這是一個炎熱的八月；天空晴朗，海面平靜荒涼，碧綠的波浪，追逐着湧上了沙灘，發出淒涼的嘩嘩聲。在我的前面，那籠罩在黃色沙灘上面的藍色炙熱的烟霧中，遠遠地有着幾點白點——那就是奧察科夫；在我的後面，漁夫的茅屋，消逝在明亮的黃色沙丘背後；那些沙丘，給海水的翠綠色深深地渲染着……

我曾經在那間茅屋裏住過了一晚，聽了很多荒謬神奇的漫談和意見，使我感覺到淒涼。波浪的悲鳴，和我那淒涼的情緒合奏着，音調更加強化了。

一會兒，鹽場已在我的面前展開了。三個地區大約四百方碼寬，周圍環繞着短牆和狹窄的小溝，這代表着製鹽的三個階段。其中一個地區充滿着海水，已有一些鹽結了晶，沉澱在一個淺灰色的鹽槽裏面，在太陽光中發出淡紅色的閃光。另一個

地區的鹽已經耙成了一堆一堆了。用鐵鏟耙鹽的婦女們，雙膝深陷在發光的黑泥裏面，又疲勞，又遲滯，她們好像不是真正的活人。她們那骯髒的面孔，和黝黑發光的背景對照着；這種背景就是鹹的，富於黏性的，腐蝕性的污泥，也就是他們所謂『拉巴』。第三個地區上的鹽，已被裝在車上，推車的工人，彎着身子，遲鈍地，默默地推着車子前進。車輪伊伊呀呀地慘叫着，這種聲音，好像向着天空提出憤怒的控訴，掙脫了人類漫長的鎖鏈，向着天空走去。天空中吐出一種令人難奈的如焚的熱氣，這樣使隨處生長着的赤褐色的野草，和那片鋪滿小小的光芒耀目的底鹽灰色龜裂的土地上，變成了赤熱。在鹽車這種單調的哭泣之外，還可以聽見另一種粗獷尖銳的堆鹽工人的低調。他不斷詛咒着那些把鹽推到他身邊的工人，把水桶裏的水淋在堆得像金字塔一樣的鹽堆上。那個堆鹽的工人——一個身材很高，黑得像炭一樣，穿着藍色襯衫和臃腫的白褲子的傢伙——站在鹽堆的頂端，揮動着鏟子，不斷的喝叱着那些沿鋪地的木板，把鹽一車一車地輸送給他的工人：

「放到左邊去吧！你們這些窮鬼，放到左邊吧！你們這些緊貨，真的，要讓老鼠來咬死你們！你們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不是和你們說過放到左邊去嗎？」

於是他憤怒地用衣裾揩着流滿了汗的臉，又再發出一種憤激的喉音，一刻不停地以惡語罵人，用他的鐵鏟，出力把鹽堆鋪平。推鹽車的工人，像自動玩具一樣，沿着木板把鹽車推到他的身旁，照着他的指揮平均地自動地翻倒在右邊或左邊，於是，又艱難地伸直了身子，帶着沉重的，搖擺不定的脚步，從後面拉着鹽車。此時車子的叫聲更沉靜了，好像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似的。車子再沿着顫動的木板，走進油黏黏的黑色污泥中，重新裝上了鹽。

「你們這些鬼，走快一點吧！」堆鹽的一定會在後面大聲嚷着。

可是他們還是一樣靜默頹喪的推動着，只是那冷酷而疲乏的臉上，沾滿着污泥和汗，咬緊嘴唇，有時因為劇烈的激動而抽搐着。他們推動的鹽車，時時會溜開了木板，陷入污泥裏；此時前面的工人必然繼續走着，後面的工人就要伸直了身子；

而那些赤足的，骯髒的，衣服襤褸的工人，就會遲鈍地，冷淡地袖手旁觀，看着他們的同伴，從污泥裏把六百磅重的車子，出力再拉到木板上面。

無雲的天空，伸展着一片熱騰騰的烟霧，南方如火的太陽，更炎熱地烘燒着整個大地，好像它無論如何，一定要在今天，迫大地承認自己的熱力似的。

看遍了所有一切之後，我就站在一邊，決定試一試我的命運；我裝着一種滿有把握的樣子，走近那條工人們正拉着空車回來的木板上。

「兄弟們，早安！工作做得怎樣呢？」

我所得到的答覆是很意外的。第一個是一個頭髮灰白，外貌壯健的老傢伙，褲子捲到膝上，襯衫的袖子也捲到了肩頭，露出銅筋鐵骨般的手腳，好像聽不見我的說話一樣，從我面前走過，絲毫沒有一點表示。第二個是一個頭髮美麗，有着邪惡的灰色眼睛的年輕人，惡狠狠地向我瞪了一眼，扳着臉孔罵我。第三個顯然是一個希臘人，黑得像甲蟲一樣，而且有着鬆曲的頭髮，和我並肩走着，表現出他在埋怨

自己手裏沒有空，不然的話，一定會對準着我飽以老拳的。他的態度是冷淡的，好像和他的表情有點奇怪的矛盾。第四個嘲弄地嚷着說：「四眼狗，早安！」說後又踢了我一脚。

如果我不會弄錯的話，這樣的一種態度。在文明社會裏，是被認為「野蠻無禮」的，我從來就未曾見過像這樣露骨的表現。我失望地拿開了眼鏡，向堆鹽的工人那邊走去，決心向他請求幫忙，希望得到他的青眼。可是我還沒有走近他，他已經叫了起來：

「嘿，你！你要什麼呢？要工作嗎？」

我把來意說明。

「你會推過車子嗎？」

我說我曾推過運泥的車子。

「運泥嗎？不行。泥是另一種東西。這是鹽，並不是泥啊。趕快走開，到農場

裏去養你的豬吧。——喂，你這稻草人，又把鹽直倒到我的腳跟來了。」

那個稻草人——一個穿着破衣服的大力士，藍灰色的臉，長鬍子，生滿着疙瘩的鼻子——發出一聲響亮的喉音，就把車子推翻了。鹽倒了出來。稻草人罵着，堆鹽的人也罵着。他們彼此都發出滿意的微笑，立刻又注意到我來。

「你還在這裏嗎？」堆鹽的問道。

「我想你要拿一些鹽回去做脆餅乾吧？」大力士說着，向堆鹽的丟眼色。

我開始要求那個堆鹽的給我工作，向他保證我的工作一定能夠做得好，不會比別人差。

「在你還沒有做慣這樣的一種工作之前，你的脊骨怕要壓斷了！不過，如果你喜歡的話，也不妨試一試。老實對你說，第一天給你的工資，總不會多過五十戈比克的。嘿，給他一輛車子吧！」

一個人來了，他只穿着一件襯衫，從腿至膝都是用骯髒的爛布繫着。他懷疑地

望了一下，勉強說道：

『你來吧。』

我跟着他走到一堆車子前面，揀了一輛比較輕便的。他不斷搔着腿，默默地望着我。

『你究竟怎樣想呢？難道看不出那輛車子是彎了的嗎？』當我看見那輛車子，想要把它拉出來的時候，他這樣對我說。於是，他又冷淡地走開了，躺在地上。

我又揀了另一輛車子，參加到他們的行列裏去，和他們一起去運鹽，心裏深深地感覺到一種漠然的難堪的情緒在壓迫着我，不准我和同伴們說話。從每一個人的臉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種沉悶的表情，以及暫時潛伏着的憤怒，不管疲勞怎樣磨折着他們。由於太陽無情地晒着他們的皮膚，由於車子下面木板的上下搖動，由於那些令人作嘔的油黏黏的，鹹質的黏土混合着尖利的鹽粒，構成了他們所謂『拉巴』的污泥，而那些鹽粒往往會刺傷了他們的腳，傷痕一經接觸了污泥，又變成了含膿

的毒瘡；更由於環繞着他們周圍的一切事物，使他們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疲乏和暴躁。這種憤怒可以從他們相互間的斜視，以及偶然從他們燒焦的喉嚨發出來的惡意與不自然的詛咒中，看得出來。他們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只是當我們進入了鹽場裏，大家都推着車子，沿着木板走向鹽堆去的時候，我纔覺得腳跟上被人擊了一下。當我掉轉了頭，就聽見一聲怒罵：

「你這長腳鬼，提高腳跟吧！」

我慌忙避開，放下車子，開始裝鹽。

「裝多一點吧！」那個大力士站在我的旁邊，命令着我。

我把車子盡量裝滿。那些站在後面的總是喝叱着前面的人；「推開吧！」於是前面的人便在手上吐了唾沫，發出咯咯的喉音，推動着車子，全身俯伏，幾乎成了一個直角，奇怪地伸長着頸子，好像這樣對於工作會比較方便一些。

看了他們這些老方法之後，我也盡力用同樣的姿勢俯身向前，伸出了頸子：於

是抓緊了車槓，用力一推，輪子起了劇烈的震動，肩骨也開始感覺到疼痛，雙手極度緊張，跟着顫抖起來……我蹣跚地推進了一步；身子一下子給扯到左邊，一下子又扯到右邊，一下子又扯向前面……車輪溜出了木板，我向前一撲，便跌在污泥裏。一根車槓撞在我的腦袋後面，給了我一次嚴重的教訓；於是全車懶洋洋地倒了下來。一陣震耳的嘈聲，叫聲，和狂笑聲，在慶祝着我的跌下，又好像趕着我更深地跌入濃而且熱的污泥裏。在污泥裏掙扎了一回，終於沒有辦法掙脫那車子的羈絆，此時我感覺到一件冷而尖利的東西，刺着我的胸膛。

「伙伴們，看上帝的面上，救救我吧！」我對着傍邊的大力士叫着，他正在哈哈大笑，捧着肚子左右搖擺。

「壞東西，要我救你嗎？你自己——救你自己吧！我希望「拉巴」把你吃掉！」他又發出了笑聲，笑得流出了眼淚，雙手搓着腰在呻吟。

「把鬼車子——推上木板吧！」在前面的那個頭髮灰白的老人說。於是，他又

失望地揮手，發着喉音，推着他的車子走了。

在我前面的那些人，繼續走着；後面的却排成了一列，以不大慈祥的表情看着我；這個時候，我正滿身大汗，染着全身的污泥，掙扎着把車子推上了木板。沒有一個人給我一點幫助。此時我聽見那個堆鹽工人的聲音：

『你們這些鬼東西，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你們想整天玩着嗎？快些推吧，你們這些鬼東西！』

『滾開吧！』大力士在我後面叱着，把車子推向前面，險些兒碰了我的頭。

留下我一個人。我只得出盡了力量把車子拖上了木板；因為所有的鹽都倒了出來，而且全車都染滿了污泥，因此我把它推出場外去，決意另揀一輛好的。

『老兄，翻了觔斗嗎？不要緊，隨便那一個人開始工作都是這樣的。』

我轉過頭來一望，看見鹽堆後面一個年紀大約十二歲的孩子，他蹲在木板上，吮着手掌。從指縫中以和靦忸快的眼光望着我，不斷的向我點頭。

「不錯的，老兄。你一定還沒有懂得其中的奧妙。」

「你的手怎樣呢？」我問道。

「唔，給刺傷了，「拉巴」侵蝕到傷口裏去。如果你不把它吸出來，那就會丟了工作；它傷害一些東西是很可怕的，可是你最好還是推着車子走吧，不然的話，那個堆鹽的會追擊你呢。」

於是，我走了。在推第二次車的時候，我比較順利；推了第三車，第四車，又再推了兩車。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而我也安於這樣習慣悲慘的環境。

「停工吧！吃飯的時間到了！」有人在嚷着。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走出去吃飯；可是周圍所見的卻沒有一點生氣，在歇息中看不見喜悅的現象。一切都好像非常不願意似的，潛伏着衝動與憤怒。似乎每一個人在工作的間歇中都不覺得有什麼東西可以慰藉他們疼痛的筋骨和緊張的肌肉似的。我自己的背脊就痛得很厲害，雙腿和肩頭也是一樣；但我總不想讓別人知道，依然

快活地走到湯鍋那邊去。

「住手！」一個年紀頗老而脾氣極壞的工人說。他赤着足，穿着一件破碎的藍色工人褲，配合着他那藍色的醇漢的臉孔在鬱結蓬鬆的眉毛下面，睜睜地，擲掄閃耀着紅色憤激的眼睛。

「不要這麼快吧！你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他。

「啊！你的父親一定是一個蠢東西，纔給你取了這樣的名字。我們這裏照例不讓叫馬克辛的第一天有東西吃。在第一天裏，馬克辛一定要吃他自己所帶來的東西。誰也不能例外。」

可是如果你是叫依凡或其他名字的，那又不同。譬如我叫馬特威，因此就可以吃了；可是馬克辛就只有站着看。現在不准你的手觸到鍋子來。」

我驚奇地望着他，走開了，坐在地上。他們這樣對我的態度，使我非常驚異，